

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辛夷，木兰科，树形清靓，枝条爽洁，花叶俱美，曾经是小城的行道树。开花季节，被诗人称为“爆米花树”。先花后叶，张开的花瓣由深紫散射成浅白，随风翕动，欲飞欲语，也只有砰然炸开的爆米花能比得上它的视觉冲击力。可惜有人嫌它树冠小，林荫不够大，这美丽清香的“爆米花”最终还是被法桐替换掉了。为了速生速长的林荫，来来往往的行人不得不忍受法桐果碎落时呛鼻子刺眼的折磨……

鲁山县有个花园沟，春来秋往，草花树花，你花开罢我花开，山水人烟都是香的。我在那里遇见过一棵正开花的辛夷树，树上挂着牌照：胸围33米，树冠150平方米，树龄1200年。其实谁也不知道它生于何年何月，村里最老的老人记事儿的时候，树就那么大了，村民把它当成

花园沟里20多万棵辛夷树的祖宗。我曾不遗余力地赞扬它，老骥伏枥，每年结200多公斤辛夷，为承包者增加3000多元收入……

20年岁月匆匆流过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心中挥之不去的辛夷树并不在花园沟，反倒是在县境南端的雁鸣沟。那条沟寂寂无名，至今也不是景点，鲜为人知。那是个神话和传说丛生的地方，当时还保留着传统农耕生活的旧模样。土坯墙，草苫顶，背依山林，面朝小溪。鸡在场鸭在水，牛和羊散放在山坡上。大山深处的村落已经外迁，临路的几个村子也没有年轻人了。

车停在一个名叫栗树庙的小村，我没心没肺地对着那些土墙茅屋拍照，却发现让这些留住“乡愁”的陈年旧景生动起来的，是几棵两三人合抱的大树，剪影似画，气势如云，它们就是已经被主人冷落的辛夷树。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扔着大捆鸡蛋粗的绳子，向导说，这是捆辛夷树枝摘花时用的。树冠太大了，拢在一起摘着省事。

那天是去踏访水源，一路上去，不断遇到巨大的辛夷树。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去了，辛夷的价格

又不稳定，这些美丽的大树处在“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的境地。树无所谓，人心里未免觉得可惜。

让人牵念至今的，除了辛夷树，还有那天为我们带路的向导潘大友，高高的个头儿，俊朗的眉眼，谈吐风趣幽默，却因为父亲中风在床，留守在山沟里。他养了两头猪，种着几分地，早出晚归，上山采药、挖山药卖钱给老父亲治病。他是个山里通，冬季，山药枯干了，十几米外他也能一眼看到，不用工具，用手扒，分分钟带泥的山药就被他拿在手里了。

平时山外有人来，5块钱一箩筐，这是一个从不把自己的气力算进成本的实在人。闲谈中得知，30多岁了，潘大友还没相过亲，他说家里穷，不想连累了人家姑娘。

也许是因为温润如陌上公子的辛夷树，让我记住了潘大友，也可能是善良温和的潘大友，让我忘不了那些高大的辛夷树。算算快20年不见了，一回首还在眼前。

辛夷可药用，今有辛芷散、苍辛散、辛夷滴鼻液等。药食两用，又有辛夷花鸡蛋汤和辛夷猪肺汤等。网上古今验方还有很多，不赘。



## 打一包秋色回城

◎刘玉新(湖北宜昌)

早晨在公交车上，碰到一位卖菜的大妈，篮子里装满了秋茄子秋辣椒，有人问咋没有白菜？大妈一脸愁云地说：“唉，别说了，地都旱得裂了口子，这天儿，一天不下雨，就一天种不下白菜。今年的白菜价怕是要高了。”

一车的人都感叹，谁说不是呢！

虽说一年四季不缺大棚白菜，但小城的人吃惯了乡下白菜，总觉得口味更纯正些，即便贵一点也无所谓。这些年大伙儿的生活过好了，尤其在吃上就有了讲究，素菜渐渐成了主打菜品，自家产的白菜尤其受青睐。

今年的秋，很不安分，特热，天天热，热得喘不过来气。按理说，立秋那天无雨，正是老人们说的“顺秋十八暴”。可天儿还是照旧热，看不到一点雨的迹象。

人在办公室，心却在窗外的那块地里了。影影绰绰的有人在忙活，也不知是不是在给地里的白菜浇水。按农村的说法，“七

葱八蒜”，或许是在并葱种蒜吧，人勤地不懒，一年的餐桌上，少不得葱蒜白菜，当季的时候如果稍有疏懒，来年的饭菜就少了滋味。

老家在半山。老家的地肥得很，保得住水分，气温不像城郊这么高，白菜萝卜、葱花蒜苗随手一插，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，加上农家肥和天露水，一年四季上桌的都是绿色食品。

父亲常常引以为豪，在电话那头夸得口水滋滋儿的，如果父亲会用智能手机的话，他一定会拍下无数张照片发给我们，让我们分享收获和喜悦。

今年的秋，不同于往常。来是来了，不知乡下的秋是不是也多了些热烈，也有着小城一般的炙烤？

即使天旱种不了白菜，那竹篱之外的隔年种子照样生机盎然，用嫩嫩的绿点缀着旷野的秋黄。乡下的餐桌上，父母依然能够享用到应季的时蔬。要是我们嘴馋得不行的时候，也可回趟老家，打一包篱边秋色回城。



◎刘德凤(湖南常德)

去年春天，小姨送给母亲一盆小荷花，母亲小心翼翼地吧荷花苗拿出来，栽在一个废弃的水缸里，她细心地盖上一些细土，又撒了几把复合肥，再注满水。

那时候，荷花只冒出一丁点小芽儿，娇嫩得轻轻一碰就会断，母亲每天都围着水缸边看好几回，还拿出遮阳伞给它遮阳，像宝贝一样细心呵护。小芽慢慢长大，渐渐地，荷叶如铜钱般大小，如碗口般大小。这时候，无论太阳多大，母亲都不管它了，只偶尔往缸里加点水。

我以为母亲养荷花的新鲜劲儿过去了，她却说，养荷花就像养育孩子一样，幼小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呵护，给足营养，待长大

了，就得管宽松些，让它经历些风雨才能长得茁壮。听了母亲的解释，看着满缸碧绿的荷叶，我恍然大悟。

有天散步，看到公园里的荷花开了，我打电话给母亲，问她养的荷花开了没。她说还没有，连花骨朵儿都没见。我有些着急，便提议多施点肥，开花会快些。母亲轻描淡写地回我：“急啥，只要养活了，总会开花的。”

我忍不住又打电话问了一次，还没开花，让她施肥，她说：“迟开的花有迟开的美，我就喜欢迟开的花。”

隔了半个月，听母亲说，荷花打花骨朵儿了，粉色的，很漂亮。再隔一星期，母亲给我发来照片，荷

花已经完全盛开，粉嫩粉嫩的。

那一缸荷花，开了整整一个夏季，一朵凋谢了，另一朵又接着开。小小的水缸是它们展现美的舞台，每一支都开得生机盎然。母亲用荷叶泡茶，煮粥，因为一缸荷花，荷香溢满了整个夏天。

今年初春，母亲将水缸里的水舀出，小心翼翼地取出小小的莲藕，为荷花分株。没多久，两个废弃水桶里都冒出了小芽，母亲把一盆送给了隔壁李阿姨，另一盆送给了大姑。母亲乐滋滋地说，分一点给别人，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荷花的美。荷花送出后，爱花的李阿姨和大姑经常和母亲探讨养花的经验，她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。

母亲没读过什么书，讲不出什么大道理，我却从母亲养荷中学到了心平气和静等花开的智慧，以及分享才会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。

## 爱的传承

◎闫芳芳(河南平顶山)

一条床单、一个破洞，我将陪嫁带到幼儿园；一台缝纫机、一颗红心，她将爱意融入我心中；一个游戏、一群孩子，爱在欢声笑语中传承。

看着床单上破了的小洞，内心缺失一片。仿若听到结婚前爸妈的话：“这个颜色喜庆，闺女一定喜欢。”“就要嫁人了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。”经过岁月的洗礼，这条床单早已褪去艳丽的色彩，我却舍不得扔掉，因为它承载了父母对我最深的爱。

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户外活动，幼儿园进行自制户外玩教具评比，我想到了这个充满爱的床单，我要让它成为孩子们快乐的源泉。

夜幕下，教室里听不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只有三位老师忙碌的身影。量尺寸、画圆、裁剪，最终这条床单变身为洞洞伞，可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，也不够美观。这时，胡园长出现了，听了洞洞伞的来历，她戴上老花镜，坐在

缝纫机前，帮我们完善洞洞伞，精心为每个圆包了边，还加了手环。

缝纫机响了一天，阳光下，孩子们的笑声飘得很远，屋内，缝纫机的嗒嗒声仿若美妙的乐曲。当园长把洞洞伞捧到我们面前时，看到破洞处那颗红心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颗红心代表了园长对我们的爱，对孩子的爱。

思绪一下子回到多年前，我刚刚来到幼儿园，非幼师专业毕业、内向的我在工作中出现了各种不适应。园长说：“专业不对口没关系，可以慢慢学”。同事们也向我伸出援手：“别怕，有我们在，你一定行！”

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浮，绿荫下微风阵阵。孩子们开心地钻进洞洞伞，玩“打地鼠”“跳跳乐”“猫抓老鼠”。“老师，太好玩了！”“老师，我好开心啊！”看着一张张笑脸，我内心缺失的一片就如同这个小洞，被孩子们的笑容神奇地填满了。